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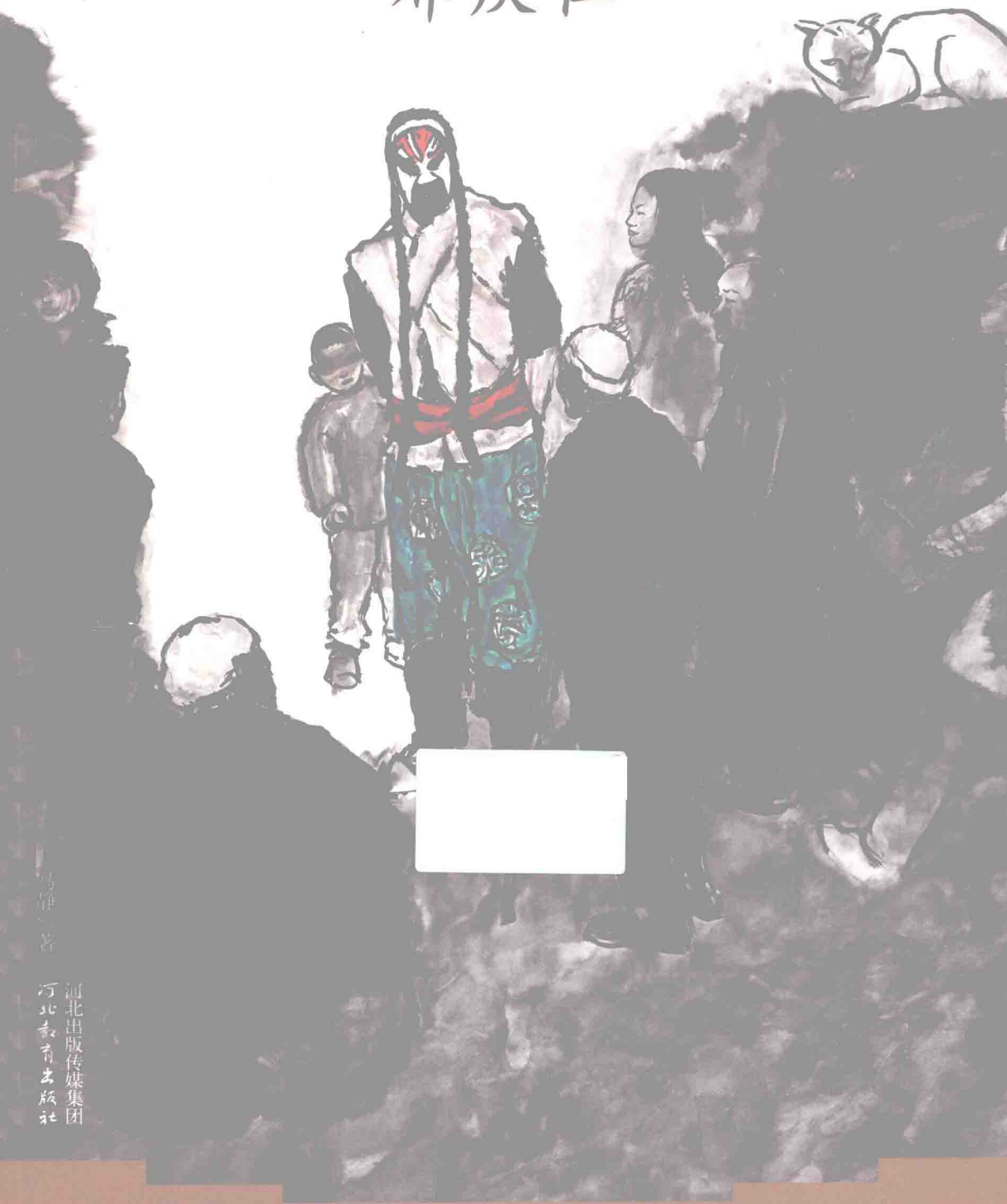
中国名画家全集

ZHONGGUO MINGHUAJIA QUANJI

当 代 卷

DANGDAIJUAN · XINGQINGREN

邢庆仁



马静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名画家全集

ZHONGGUO MINGHUAJIA QUANJI

当 代 卷

DANGDAIJUAN · XINGQINGREN

邢庆仁



马 静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邢庆仁 / 马静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45-0028-6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21 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7223 号

书 名 / 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邢庆仁
作 者 / 马 静 著

出版发行 /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www.songyafeng.com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西园3区305号楼

邮编 100102 电话 010-84852503

编辑总监 / 刘 峥

责任编辑 / 刘 峥 范国新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周 帅

设计助理 / 赵艳超

制 版 / 北京颂雅风制版中心

印 刷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2

字 数 / 50千字

出版日期 / 2013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545-0028-6

定 价 / 5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004	广大之仁
007	美院求学
014	玫瑰之争
024	乡梦
031	玫瑰园
	（一）泥沼生白莲
	（二）诗画本同宗
	（三）工夫在诗外
	（四）荒原漫步
	（五）安心的线条
	（六）人面桃花
053	捉刀代笔
	（一）朝三暮四
	（二）秋树至简
	（三）抽象之魂
	（四）粗粝之美
	（五）佛不似佛
062	瓦源于土
	（一）化吾为眼
	（二）身被黄土
070	复归平正
089	作品赏析
186	年表简编

中国名画家全集

ZHONGGUO MINGHUAJIA QUANJI

当 代 卷

DANGDAIJUAN · XINGQINGREN

邢庆仁

马 静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邢庆仁 / 马静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45-0028-6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21 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7223 号

书 名 / 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邢庆仁
作 者 / 马 静 著

出版发行 /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www.songyafeng.com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西园3区305号楼

邮编 100102 电话 010-84852503

编辑总监 / 刘 峥

责任编辑 / 刘 峥 范国新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周 帅

设计助理 / 赵艳超

制 版 / 北京颂雅风制版中心

印 刷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2

字 数 / 50千字

出版日期 / 2013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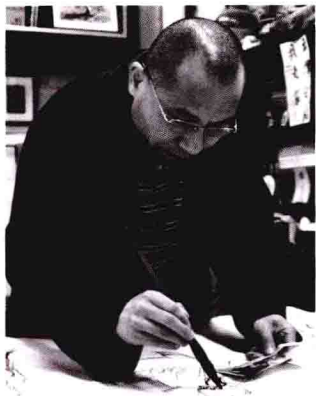
书 号 / ISBN 978-7-5545-0028-6

定 价 / 5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004	广大之仁
007	美院求学
014	玫瑰之争
024	乡梦
031	玫瑰园
	（一）泥沼生白莲
	（二）诗画本同宗
	（三）工夫在诗外
	（四）荒原漫步
	（五）安心的线条
	（六）人面桃花
053	捉刀代笔
	（一）朝三暮四
	（二）秋树至简
	（三）抽象之魂
	（四）粗粝之美
	（五）佛不似佛
062	瓦源于土
	（一）化吾为眼
	（二）身被黄土
070	复归平正
089	作品赏析
186	年表简编



邢庆仁在画室 2010年

一、广大之仁

画家邢庆仁，1960年出生于陕西关中东部的大荔县北社村。踏着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的时间点，他出生于曾经富饶的关中平原。“母亲怀孕时没有点灯，所以皮肤黑；落草时光光泻照，因此我心灵通明。”父母将他命名为庆仁，这两个字简单但意蕴深远。“庆为广大，庆仁为广大之仁也。”邢庆仁小时候关于粮食的记忆是美丽的母亲用野菜和包谷面蒸馍给自己吃，这样的馍，面硬，口感又涩，他拿着这样的馍，看着村支书家的孩子吃着白面馍，心中有艳羡，自卑，不甘。邢庆仁虽出身农家，却也是书香门第，艺术之家——他的父亲邢继有60年代初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后来留校任教，是一位著名的油画家。母亲名叫翟存弟，有一双大眼睛，黑油的辫子，像花一样美，但又像松树一样坚韧，她在家乡下地做农活，撑持家务，相夫教子，抚养兄弟三人长大。母亲，成为邢庆仁对女性美好想象的一个起始。

“我们村就是我的精神家园”。邢庆仁18岁进城后，一晃离乡已经近四十年，也成为著名国画家，但他的精神魂魄似乎还一直存活在大荔县北社村。大荔县是关中平原上出产西瓜之地，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大荔县虽不大，地貌却复杂交错，分为黄土台塬、渭河阶地、洛南沙苑、黄河滩地四个类型。这里有姜子牙钓鱼的渭河流过，有中华母亲河——黄河汇集，还有一条洛水绕城而过，让人想起曹植的《洛神赋》中那美得让人牵肠挂肚的洛神。

说起这里的水，离得最近的，却是黄河。黄河在离邢庆仁村子十里地的地方咆哮而过，后来，引黄灌溉工程将黄河之水引入北社村，哺育滋润着这个富有灵气的小村落。也许是天下水总归一源吧，关于这条渠，邢庆仁遇到一件有点“神”的事儿。父亲邢继有过世之后，邢庆仁本想将骨灰安葬在北社村，但儿时那个

清明温暖的村落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凋敝、破败、处处垃圾的荒村，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只剩下老人小孩，诸多事物无人管理。邢庆仁不愿让父亲长眠于此，若见如此景象，九泉之下亦不得安心，于是请人四处寻访合适的地方。一次巧遇风水先生，告诉邢庆仁神禾原有一处地貌，坐北朝南，对面河水流淌，就和老家祖坟的地貌极其相似。邢庆仁心里想，自己家乡土原倒是有，但没有河呀！过了好几天，他忽然想起这条水渠是黄河水，宽阔平整正从东向西沿着原畔缓缓流过，与神禾原的地貌极为相似。

虽然今日的邢庆仁已经扬名立万，但少年生活却颇吃过一番苦。其时恰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多数是吃野菜包谷面馍生长起来的，也许这是他其貌不扬，身材不够高大的一个原因。但在他的记忆里，这些苦都变得模糊了，他更多记得的是这个村子黄土般的敦厚以及勤劳聪明的农民，这些是他艺术的精神家园。

邢庆仁接触艺术，大概从很小就开始，小到连自己也说不清，因为父亲在他还在娘胎时就在画油画。但父亲常年在西安工作和生活，他第一次正式见父亲作画是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为村上画的巨幅毛泽东像，还是个孩子的邢庆仁觉得：“跟天安门城楼上挂的一模一样。”邢庆仁今日存有父亲当年给自己画的一张速写，画上的小男孩约七八岁，理着茶壶盖的发型，神情天真，带着未开蒙，浑拙闷楞的气息，但眼神却炯炯有光。衣服的胸前别着两个像章，虽然邢庆仁已经记不得当时的情形，但他却能在想象里还原——“肯定是我爸要给我画画，我不肯坐下好好当模特，我妈就用像章哄我，我这下同意画了，但提出进一步条件：‘不行！还要戴那一个，要带两个！’”别家炕头贴报纸，他家的炕头贴着前苏联的油画风景，人体画，睡觉前望着，睡醒后还望着。

关中农村孩子的成长模式都差不多，在村里上小学，在乡里上中学。邢庆仁在农村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八年，然而对他教育最大的，是关中平原特有的自然风情。自然的颜色无穷无尽，

父亲和母亲在翠华山 2000年5月



黄土高原上冬的苍茫，夏的繁茂，秋的内敛和春的青嫩，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邢庆仁优秀的色彩感。他对色彩不能忘却的记忆始于15岁那年。那时他在家乡的生活队里做喂养牲口的饲养员。上山割草时，他第一次看到沟底一大片的苜蓿草，开着紫颜色的花，在风中升腾。从今后，他对紫色的情感与众不同，一块布料，只因为是紫色的，他都可以为之写上一段抒情的文字。这也许并不是颜色的偏好，而是那种形态和他的生命发生了关系。譬如墙角的一窝荒草，邢庆仁总是记在脑海里，尽管那荒草窝在墙角，不开花，也不美丽，但它在当时的一瞬，击中了他心里的某个部分，于是和他的生命发生了关系，这种审美经验和生命体验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除了自然天成的风景，农村的社会生活场景，农村的那些人物，对门的大伯，邻家的二虎，斜对门的大婶，村口的大叔，都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他在《家乡》这篇文章中这样写：“我的村子名叫北社，北社的地图就画在我身上，进了村子就能见到我。”

小时候的夏天，他在村里疯跑，回到家门后发现上挂着锁，他到处跑着找母亲，村里的人就会告诉他“你妈在地里”。孩子总是和奔跑联系着，他们的身体轻快而健康，总是像牛犊一样在山间奔跑着自己的生命。这个场景和记忆后来存在于他的画作

中，不是具体的某一幅，而是散落在这里，在那里，在每一幅创作里。冬天的时候，村庄覆盖上白雪，冻得人哆嗦，他“抱着碗看着碗里红薯稀饭冒出的热气”。井边结了冰，他总是害怕站在井边，害怕自己掉下去，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不害怕。时隔多年，邢庆仁成人以后才会体会到，原来大人的脚大，小孩脚小，小孩在这个世界是站不稳的，所以孩子和害怕也经常联系在一起，记得笔者四岁的时候，领着妹妹经过一个山沟，路不宽，旁边是深沟，当晚做梦都梦见自己从那里掉了下去，一手扒着沟边，一手还拉着妹妹。小孩因为脚小，又总是奔跑，他的世界是不稳当的，时刻在晃动和变形。在这个世界里，视界是晃动的，记忆是变形的，这种变形和抽象无关，是主观将客观加工后的产物，从现象学上来说，这才是对人类而言的真实世界，存在不是客观的存在，也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客观存在经主观加工后投射出的映像。这种哲学，也一直延续到他的艺术创作中。

在邢庆仁的少年时期，农村生活的记忆非常深刻，对他的创作影响也非常深刻，但这种记忆和影响却不是完整到可以叙说的，它们大部分表现为细节，或许是一个场景，或许是一个表情，或是一个地貌一种颜色，甚至是一种村外草地里风的气息。这种晃动和变形的农村记忆，今日也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艺术中。用邢庆仁自己的话说：“他们忽地都附在了我的画上，他们悠闲地漂浮在院子的背景里与我对话，是我从精神到灵魂的体验。”



↑ 在阎良 1979年

↓ 在富平 1987年

二、美院求学

初三时，邢庆仁转学去了阎良的红安一中，在那里读了初三及高中课程，当时，父亲在红安一中任教。阎良距离西安很近，是国家的航空基地，这是邢庆仁第一次远距离来到了城市。邢庆仁受到新环境的很多冲击，人慢慢长大，思想也慢慢成熟。在



红色娘子军 剧照

此期间，他跟父亲学习了美术基础知识，正式提起画笔，开始涂涂抹抹。高中毕业时，邢庆仁准备子承父业，考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但是造化弄人，考了三年，都未能如愿。第四次考的时候，邢庆仁对父亲说：“爸，我不考油画了，我考国画。”父亲很惋惜：“我娃色彩这么好，为啥不考油画？”但是父亲也没有阻拦，“儿子有他的想法”。当年，邢庆仁顺利地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并且在毕业三年后以《玫瑰色回忆》，获得了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并由此开始，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画家。“这也许就是命，上天给你把你走的路都安排好了，甚至连让你绕几个弯都安排好了。”已过不惑之年的邢庆仁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发出如此感慨。

到了西安城，环境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少年邢庆仁的思想受到了更大的冲击，美院的专业教育，大量的画册资料，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新鲜。充满求知欲的他经常跑到图书馆“胡乱翻看”，不单单是专业书籍和画册，很多与本专业距离较远的文学理论乃至哲学美学著作，他都一一涉猎，如弗洛伊德、荣格、海德格尔，各种当时新鲜流行的西方哲学、文学理论，统统“乱看一气”。他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心中惊讶“女人可以这么画？狗可以这样画？”，不久又觉得“毕加索这老汉就是厉害”。大概因为毕加索根本不去画现实世界，他只画自己，画狗画女人时，其实画的都是自己。他喜欢齐白石，他觉得“齐白石把萝卜白菜画成了女人”，但对他影响最深的艺术作品，却不是出自毕加索和齐白石。他敬爱毕加索和齐白石，曾经努力临摹习学，但是他告诉自己离他们远些。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邢庆仁必然也知道这句，所以谨遵教诲。在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判断上，对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一张剧照，以及前苏联画家谢洛夫的油画《诱拐欧罗巴》。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当时轰动全国的舞剧。该剧 60 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创作演出的，是我国芭蕾舞按照周总理指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进行改革的首次尝试。虽然是红色题材，但芭蕾舞剧的形式让观众有了强烈地猎奇般的审美经验，造成很多人思想上的重大冲击，在那个黄军装、红宝书一统天下的年代，在这部剧中可以看到芭蕾舞的优美姿势，可以注意女演员的腿部线条，可以领略翩然欲飞的芭蕾美学，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对邢庆仁产生重大影响的这张剧照，画面是吴琼花和洪常青单脚站立，翩然欲飞，目光向远方，代表着望向革命美好未来的姿势。但邢庆仁注意的是单膝跪地的小庞。儿时的思考是天马行空的，并不注意这剧照的主题，反而对通讯员小庞的姿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猜想，邢庆仁在心里问：“小庞在指什么？是不是指吴琼花的尻子？”

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邢庆仁的画中总有一些不合旋律的弦外之音，这从《玫瑰色回忆》就开始初露端倪。他画八路军女战士，但不画她们英姿飒爽，而画他们的茫然淡漠。他画乡野村梦，但不画美好和谐的场景，而是在画面中设置了裸



谢洛夫 (V · A · Serov) 诱拐欧罗巴
1910 年

女和火山喷发，或者在城墙里隐约出现的佛头。这些画面中不和谐的元素就是那张剧照中小庞的姿势，那是在主旋律之外的作为人的直接联想。其实人的本质是这样的，当人们有了教化，有了文法，才习惯在象征和隐喻中解读社会需要的含义。“文革”时期的“左倾”和“右倾”，在农村人眼里，就是坐在左边和右边的区别。文革结束时，报纸上说中央“一拳粉碎‘四人帮’”，在农民的想象中就是拿拳头把四个人一拳砸碎。这是作为人本身的反映，尽管在后来的创作中，邢庆仁使用了很多隐喻的表现手法，但他总是在这些隐喻中，竭力去接近人潜意识中最本真的愿望。

《诱拐欧罗巴》是前苏联画家谢洛夫的作品。欧罗巴的传说是欧洲大陆的起源。在希腊神话中，欧罗巴是腓尼基台洛斯王阿革诺耳的女儿，传说中腓尼基的美人。宙斯早就垂涎欲滴，为躲避他妻子赫拉的监视，他趁欧罗巴和她的姊妹们在爱琴海台洛斯海滨玩耍时，变成一头牛，混在阿革诺耳王的牛群中以接近欧罗巴。欧罗巴被这头牛的毛色所吸引，好奇地爬上牛背，宙斯就这样诓骗了这个美人。这幅画描绘的是欧罗巴正爬上牛背的情景。

这幅画的构图很简单，在海面上，宙斯变成的牛立在水中，欧罗巴在牛背上跪坐，低头看着牛背下波涛起伏的大海。欧罗巴身材修长，浓眉大眼，海面呈蓝紫色，波涛起伏，与牛背的橙红色形成强烈对比，牛角的线条长而有力，直指天空，远处还有一头白鲸从海面跃起。

邢庆仁第一眼看到这幅画，就莫名地喜欢。它是异域的一个神话，描绘欧罗巴的传说，带着古希腊的风情，还有满眼波涛澎湃的海水，都不是西北内陆可见的事物，而仅存于想象中，带着古老的神秘感。如果说红色娘子军剧照是从思维视角上影响了邢庆仁，那么这幅《诱拐欧罗巴》则是带着一种异域神秘的气息在美学感知上给了他巨大的震撼，他日后绘画中的色彩感，

神秘感、抽象感、虽然不全从此来，但至少是由这里开始。

80年代的西安城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城墙围着钟鼓楼，千年屹立。这个城市产生过蜚声全国的长安画派，著名画家石鲁最爱开着美国吉普车绕着钟楼转圈，狠狠地画着大气磅礴的河山。谈到这段故事，邢庆仁说：“石鲁就是一件作品，不能学，学不会。”西安城里的人住着楼房，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在街上跑，街头的青年男女穿着牛仔喇叭裤。在这个有着深厚历史，但又有现代城市文化的地方，邢庆仁对城里的人产生一种艳羡，对自己也产生了一些自卑。“城里的人和县上的人不一样，县上的人和镇上的人又不一样，镇上的人和村里的人也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体现在很多细节上，说不清，道不明，却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牢牢地圈住和分开了不同的阶层。譬如他在乡村的时节，看到县城工作的人回到村上，骑着飞鸽车，抬手看表，那种骄傲得意的样子让他久久不能忘却，长大后，他却从不戴手表。再譬如，他发现城里回来的人们穿的裤子开口在身体正前方，那时是用扣子，邢庆仁见到这样与自己日常生活所见完全不同的裤子，心中产生羡慕。后来看到西安人穿牛仔裤，在身体正前方开拉锁，这对邢庆仁敏感的内心产生更大的冲击，如果



左起田庄 郭全忠 苗墨 方平 王有政 崔振宽 苗重安 邢庆仁 1990年延安



在米脂 2000年

说男生的牛仔裤正前方开拉锁是为了方便，那么女生的牛仔裤也在正前方开拉锁，这就更令人觉得奇异。在邢庆仁的记忆中，农村的裤子，是在侧边开叉，以扣子和挂钩固定，正前方开拉锁的牛仔裤，无疑是带着性意识的时髦产物。许多年后，邢庆仁在涂抹一些小品和速写时，将这样的记忆放进了画中，画上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上身赤裸，着牛仔裤，但拉链处却开着，那正面开衩的拉链，来自于邢庆仁内心的一种感受和记忆，这幅画也收录在他和贾平凹合著的《玫瑰园故事》中。邢庆仁有许多画来自于这样的人生经验，心中真实的经验构成了邢庆仁的精神世界，也构成了他的艺术。

在美术学院的教育给了邢庆仁扎实的基础和基本技能技法。但回想起这段生活，他觉得自己总是处在—种“游离”的状态。他记得自己和同学在大铁炉子生着火的画室里练习素描，老师探头进来转了一圈，出门去了，回头又推开门，斯斯文文地用普通话说：“邢庆仁，形不准！”

全班哄堂大笑。自此，“形不准”几乎成为了邢庆仁的外号，但最后却成了他艺术上的追求，邢庆仁最喜欢的中国画家是齐白石。他的艺术追求也正如齐白石说的那样：“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邢庆仁一生都没有追

求形准，而是在追求一种精神表达和神的准确，追求一种用形而下的形式去承载和蕴含众多形而上的感觉，而那些感觉大多数都如蒲公英的花一般，随风飞去，不可捉摸；又如佛陀拈花微笑般，轻烟袅袅，不可言传。多年后，邢庆仁有了一枚印章，就三个字“邢不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知识分子治学的两条腿。1985年夏，生长在关中大地邢庆仁远行千里，到东海之滨一个叫做金乡的小镇写生，平生第一次见大城市上海，也是第一次看到大海。上海的气味在邢庆仁的记忆里，是从画着美女图的香脂盒子里散发出来的，那是一种黏稠的香气。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香脂曾经是所有中国妇女的第一号化妆品，这种产品携带着南国的柔软气息也烙入了邢庆仁的记忆。从美丽的母亲开始，邢庆仁对于女性美的感知总是非常深入，而又别具一格，他并不十分关注身体或情欲的部分，而总在寻找一种光线，一种气息，一种极微妙的感觉，或许是如沐春风，或许是月色氤氲，那是艺术家对世界最抽象之处用天眼才能看到的東西。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他的作品中总是有女人，肤白柔嫩，代表着人类最自然的美。

但是，他的心和灵魂之根还是在陕西。邢庆仁在《关于玫瑰以及其他》中写道这次写生：“（我）只是觉着应当出去，向南方去。我向南方走去，到浙江沿海寻找久远的蔚蓝色的梦。那种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变化莫测的南方景致，引诱我走过一座又一座石板桥，白墙黑瓦，绿色的田野，还有那海，用无数张速写表达它都显得单调。目睹渔船在暮色中归泊，千帆竞向，只能使我在冥冥之中想象黄土高原暮归的羊群。隐约之中，我感到海的深处无法找到我自己，无法找到在陕北、在黄土地上得到的那种共鸣，那种内涵。”北方人习惯了并且喜欢北方四季分明的气息，因而对南方持续的春色不能适应。正如他在岭南这个四季鲜花盛开的地方说的那句话：“你们这里的花一年四季的